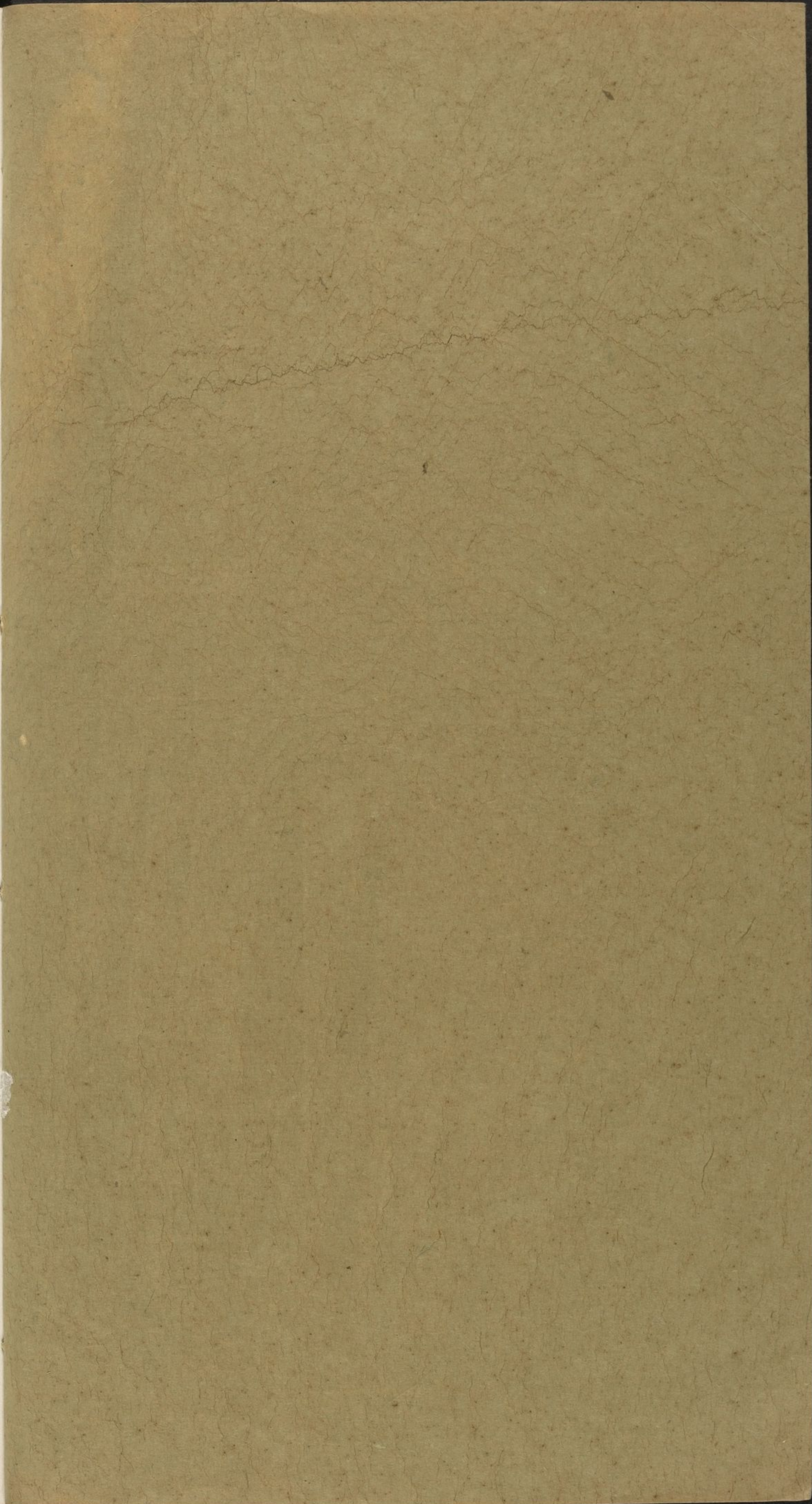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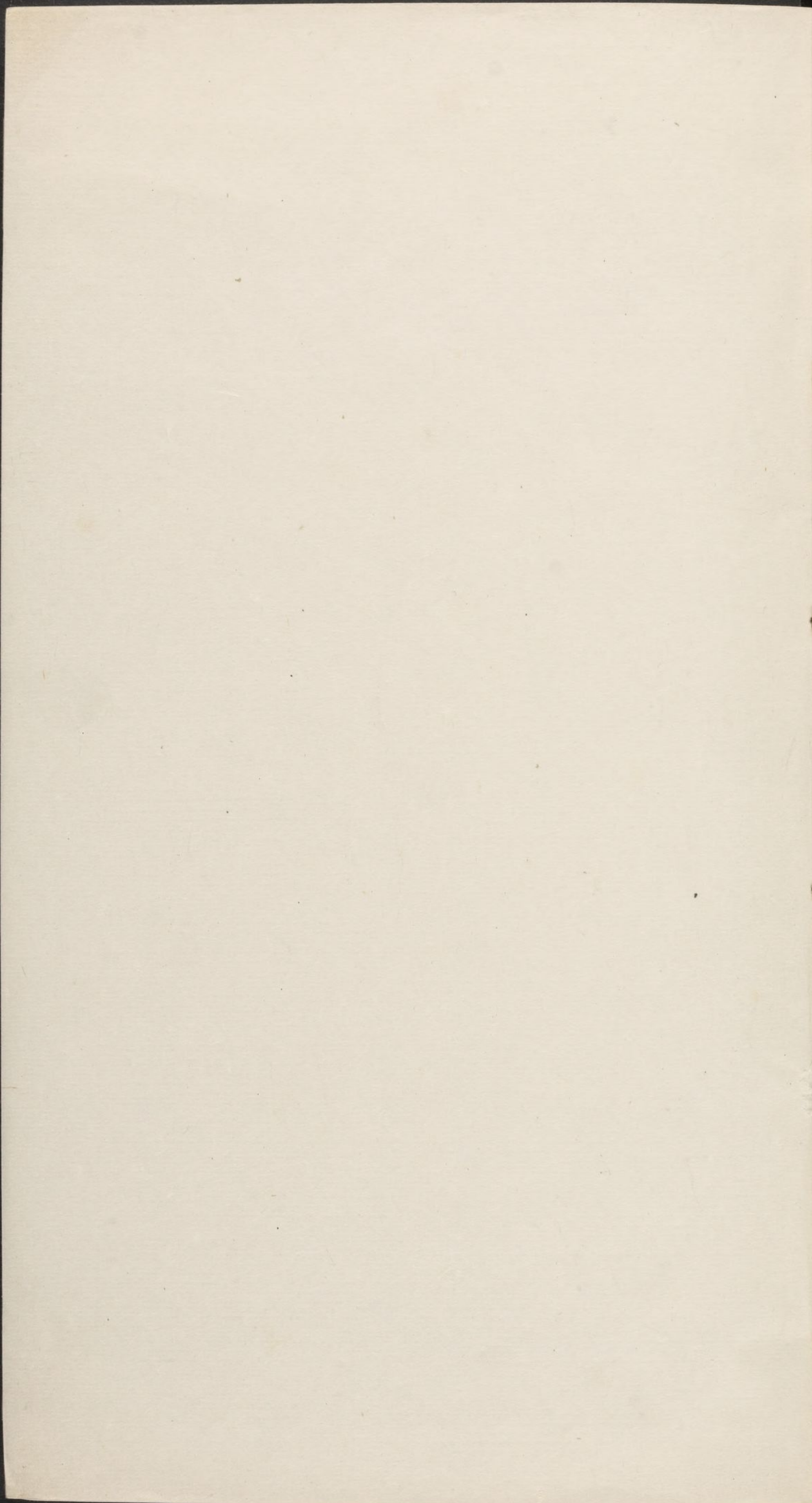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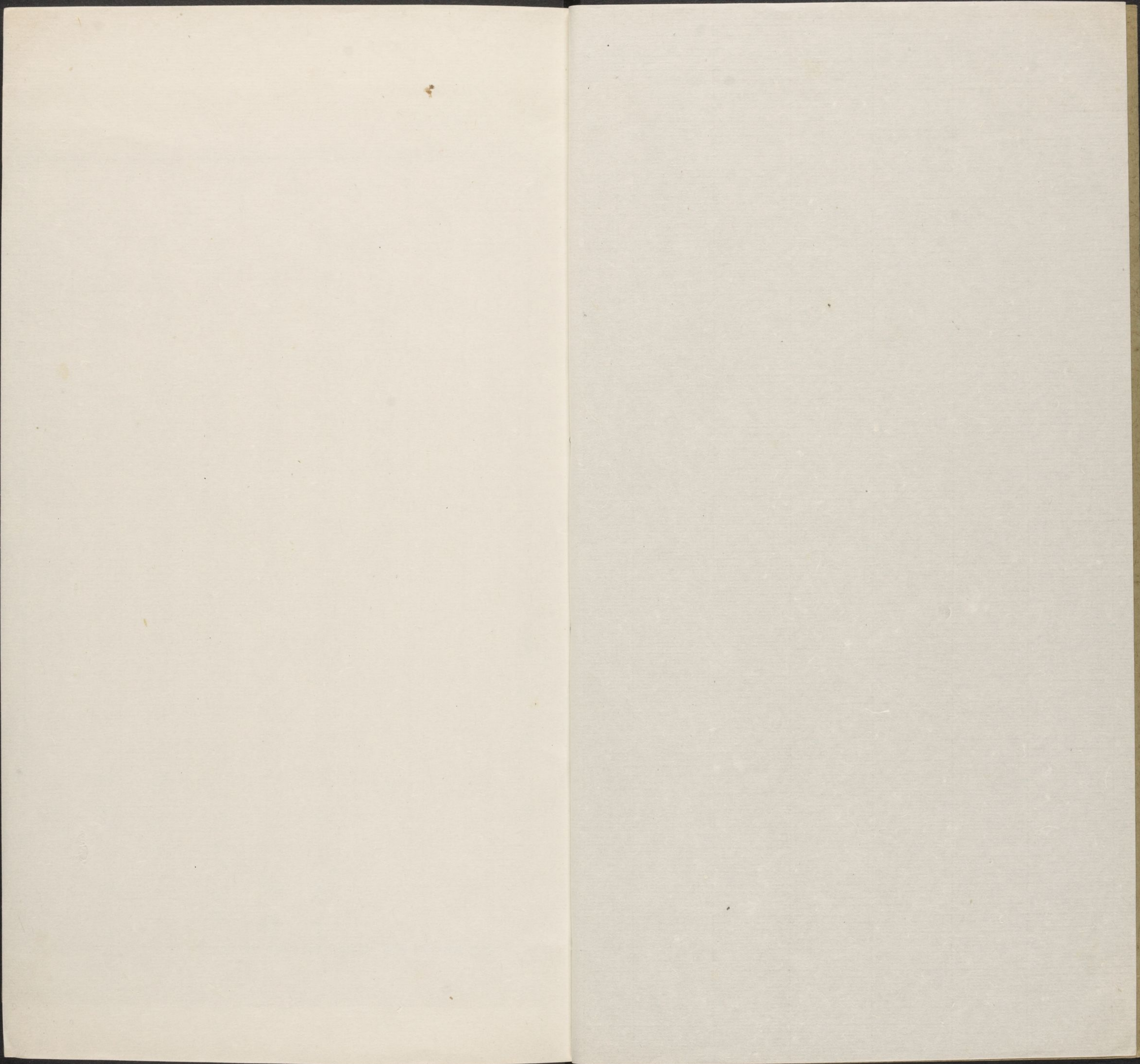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2 1940

4

T 3190 / 6272.83





王九官道公印信卷廿四

卷廿四

王九官道公印信卷廿四

卷廿四

王九官道公印信卷廿四

卷廿四

王九官道公印信卷廿四

卷廿四

王九官道公印信卷廿四

黔陽縣志卷之十四

賦役三

王光電造坐庫魚鱗冊記

蓋聞版圖之設自古皆然田賦攸歸於今豈異黔邑  
田地山岡自康熙三十八年清丈時邑令張公諱景  
生者事甫竣即陞沅州以故僅有掌冊收存之冊未  
經攢造存庫底冊迨後歷任相沿或在任未久或公  
牘紛繁遷延至今世遠年湮豪矜猾吏賄囑塗抹者  
有之勢壓添改者有之種種弊竇不一而足余抵任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洞悉此種情形急欲照造存庫以定永遠章程以杜添改弊竇每慮資費浩繁磨對需時未敢輕率舉行乃遲之又久改塗印冊之風日甚而借端生事之徒日熾遂於雍正十年八月捐備紙筆傳齊縣屬冊書人等聚集公所着令攜帶康熙三十八年印冊照本謄錄並令典史改廷繡每日親詣監察逾年始成取具各冊書並無隱匿遺漏其結存案先之於書識之磨對繼之於署友之校正其中字迹之改塗者則用原改圖記其有本是而今非者則悉行改正用

字圖記若此字本應塗抹則用抹字圖記是一冊也而經數人之手無慮大相徑庭第恐冊頁繁多豈敢謂纖毫無爽所望後之君子再加確核其爲黔民造福寧有涯耶再如在城一里號口多有不全揆厥由來因該掌冊之父寄寓僧房竟爲宵小竊去無從查考若欲履畝勘劃勢必紛更多事順一一里大半不載四至亦當時丈量之缺失太平一里止有三十年印冊據稱當時原係自丈本無字號至三十八年上名雖覆丈實未造冊投查訪之故老總因該里爲黔

陽第一遠鄉未免天高法遠迨長公陞任後歷任俱未及清丈此番攢造存庫冊籍亦只照三十年印冊抄錄鈐印以備日後考核永寧一里係原神分出字號與原神同至新編之永興永定二里向來攤入各里原未另立字號其餘子二子五等里亦多有不載四至甚且藏之不密或飽蠹魚或霉字迹論坐庫底冊自應徹底清查期於毫無疑竇而止但掌冊一役又屬更替輪充似未便專責一人所有各里前項號口不全等弊歷年已久跟究為難只就現在之冊照

抄鈐印存於內衙大廚嚴防範而慎管鑰亦度幾章程一定於黔邑士民不無少補萬一云爾時雍正十一年八月知縣王光電記

張扶翼徭役論

記畧

黔邑之先遇大徭役如大兵出師還戍家口遷移谷草人夫供應悉照邑分辨開闢之初黔邑熟糧五百八十石零戶口一千三百八十丁零耳需夫多至數千餘名順治十七八年

王師取滇黔分買料谷八千石零草四十八萬束官既不

支民多逃匿蓋以熟糧五百疇戶千餘之黔邑而與他完都大邑比猶責不勝匹雛之孱夫與烏獲競任也元年內

王師凱旋駐沅乃得請於兵憲鄧轉奉偏沅却院周批詳軍需各項悉以州縣之丁糧為準是役也黔邑僅買谷八百石零草二萬六千束零夫一百餘名嗣是西山用兵役夫十餘萬人一照各郡縣見差丁糧均派義不獨累黔民乃慶更生而撥派他縣驛之防損夫馬各項正閏銀兩康熙元年內又蒙驛憲宋更定夫

馬詳請部院周批允准作本縣夫馬工食工料支銷在本縣既無關領掛發之煩又免轉解煩費之苦遂爲地方永便

舊志徭役論

本邑紳士撰

黔邑徭役凡有數端有爲全書所載者有全書所不載而起於一時附近之上臺以意撥協而遂爲成例者有爲成例所未有而起於營弁之肆虐刁民附之遂爲一定之例者在上臺之撥協當時既不能執例而爭而營弁之肆虐當時又不能不委曲而從沿而



爲例病以日深宜其憊也全書所載者何前項怡容  
辰谿船溪驛所逃運損防等夫界亭吹手江南盛京  
班匠等役懷羅晃便等馬是全書所不載而起於  
一時附近之上臺以意撥協而遂爲成例者如開復  
之初辰沉兵憲張撥黔邑石大子弟四里里夫一十  
五名協懷化撥原神里夫一十六名協便水五名協  
沉水足也而順福二里一都一里又有無名無例之  
灰夫起於前明之末營弁爲政修行宮修城堞修鋪  
衛等衙門取灰於本州之灰戶而灰戶魯應養等行

近本縣中方與順福一都三里爲隣因而越界扯夫  
名爲運灰實爲幫索三里之民遂無寧宇此則成例  
所未有而起於營弁之播惡刁民附之遂爲一定之  
例者也今幸各憲仁明逃運損防吹手等役工食懷  
羅便晃等馬額銀康熙元年内悉蒙撥歸本縣以省  
解輸之煩班匠除去逃亡是去累者一也而撥協懷  
化沉便等驛里夫三十六名元年内又蒙各憲一一  
批准撥歸本縣以免分應奔命之苦是去累者二也  
順福一都三里灰夫康熙三年內知縣張扶翼申詳

復蒙上憲批免仍飭正不許越界扳累而三里之民永絕追呼之擾是去累者三也以數十餘年積此三累而於數月數日之間釋之民慶更生敢忘所自爲黔民者子子孫孫長頌父母之德矣

向文煥興革條議

竊惟廣直言一事下及郡縣之官以吏治民嚴有專司之責官民上下有相通之情故凡應興應革無妨敷陳其一得之愚蓋惟恐官有不盡職而民隱壅於上聞也惟是黔陽初復之後寥寥子遺存什一於手

伯未遑言興利先與言便民之事蓋民便則自利矣便莫先於均里甲黔邑坊里二十有一額糧五千三百石二十年變亂以來僅存熟糧五百八十石較之原額減去十分之九錢糧惟正之供不必計里甲之大小其間成熟有多寡而里甲因之分大小矣既大小多寡之不勻而差徭何可概齊欲照里則糧少者累欲照糧則糧多者亦累而哀多益寡勢有必然務使錢糧里遞編撥均勻無里小差繁之怨無糧多差重之憂雖目前有更張之勞而事後獲平均之樂夫

里甲均小民不獨免偏累之苦而開墾生聚可計日  
俟矣未遑計百姓之安先與言革弊蓋革弊則百姓  
安矣亦惟去其太甚者黔邑以凋瘵之地當水陸四  
達之衝絡繹往來從無虛日即使地方全盛人民富  
庶之秋際軍興之日尚苦征求難繼况乃死亡略盡  
生聚絕稀而寥寥殘喘本分之外分身四應乎通縣  
夫馬自全書而外又加協濟復於去年又增懷化辰  
溪沅水三處夫役欲親當則分身難應欲僱募則窮  
苦莫支正如久病甫瘳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餌調

扶更須加意何忍加之督責重之困苦乎務須革額  
外之差以甦民生紓罷做之力以培元氣夫重差革  
小民不獨獲休養之期而怨咨無聞休和翔洽矣

張

扶翼批

按興革二議利弊最切於邑係順治十八年

向宦條而上之前令者會前令以事去未及議行適  
余甫蒞任求地方興革事宜向宦復錄此以示余思  
此二事實切於黔顧行之有次第是時邑最苦協夫  
於康熙元年詳撤州縣五驛協夫四十九名

案見后

次年乃議均編里甲以坊里各甲之朋戶丁糧多自

願出頂空甲者均編之具詳院道本府蒙批允議方  
毅然行之會強梗從中阻撓事遂止蓋愚民不可與  
慮始里逸均平利在小戶而亦未嘗不在大戶里甲  
偏枯利歸豪強而害乃歸於通縣余每以不能善爲  
奉行力成此事爲大恨後之君子竊有望焉志此以  
見余於此議不能無遺恨云

張扶翼詳允撤夫補馬案

康熙元年五月內奉撫憲劉牌爲廣詢利弊事行查  
到縣知縣張扶翼查看得地方利弊唯身任地方者

見之最真則言之獨切卑職到任四閱月矣目擊黔  
民之苦亟所當革者莫如驛遞夫馬也卑縣自十五  
年始行開復舊設竹站廬黔同驛三驛久經奉裁全  
書額載止縣前脚馬二十四匹於順治十六年四月  
內奉文立站起發價湊買共馬一十九匹原已缺額  
五匹繼因

王師上取雲貴院憲駐節沅州上通滇黔下接辰常南聯  
湖南武靖北枕懷化沅水而卑縣遂爲四通五達水  
陸衝衢矣差繁馬少於十七年署縣陳經歷任內一

年之間相續倒斃十匹見在走逸之馬僅有九匹以  
最衝之區而應以九匹之馬黔邑之困做可知也且  
缺額之馬未請足額而倒斃之馬又按日申報止銷  
工料矣無奈大差急差往來如織馬不足應則一馬  
代以三夫夫既貼馬實無工料開銷黔民之困做又  
可知也此猶未也以夫言之全書額載縣前排夫四  
十六名十七年內地方初定當事謂沅州爲大衝撥  
黔陽人夫三十六名編協沅水懷化便水又協辰谿  
防夫一十三名每名歲解正閏工食銀七兩三錢二

分是額載之夫四十六名瓜分四處共四十九名較  
之全書額載反多去三名矣前任之官類皆委署故  
任其裁去不爲力爭遂使衝邑之苦日甚一日若卑  
縣瓜分四散之夫倘蒙迅賜撤回仍歸縣邑則站夫  
之困可立蘇矣至於十五匹馬之空缺查卑縣夫馬  
工料卑縣所出無多皆仰給於驛憲之掛發缺額之  
馬工料既不敢冒領倒斃之馬隨倒隨申其工料亦  
不敢妄支倘蒙以空缺之工料買復二十四匹之原  
額則驛馬之困又可立蘇矣猶未已也卑縣陸有陸

路之衝至於水路之衝尤難應付卑縣灘河一線上通貴州下接辰常素不產船一應大小差使凡由水路者必至卑縣雖無換船之例難免僱貼之苦且卑縣所屬遼遠凡幫拽下水直至辰谿縣水路三百餘里而幫拽上水到沅凡二百餘里上下皆荒山險灘日行不過三四十里僱募往返必須旬日每夫一名僱價一兩以至二兩不等貼船之銀又在此外按程幫貼必索多金荒殘小邑無船無夫反爲往來差使射利之媒而縣庭爲集閩之區卑職查得黔陽之下

有洪江水驛地屬會同縣見有驛官地當辰黔之中自今以後下水由黔陽遞至洪江驛洪江驛遞至辰谿縣由辰谿而上者亦然上水於沅黔交界之處仍設竹站水驛交替接換庶站不苦長夫無獨累伏乞憲臺批允勒石河干絕水船之幫貼嚴交界之遞送則水驛之困又可立蘇矣卑職身在地方目擊衝驛之繁苦竊謂地方利之當興弊之當革無過於此伏候憲裁詳上蒙撫部院劉批驛憲確議蒙驛憲宋查看得黔陽排夫一役先據縣民黃惟貴等赴憲告爲

殘黎湯火號痛求生事奉批仰驛鹽道查報奉此隨經檄行該縣查議前來備看得黔陽自滇黔廓清以來奉文照依舊額全書設夫四十六名馬二十四匹以供走遞本道衙門並未撥動一夫一馬協濟各驛茲據控稱額外增協沅水一十六名懷化一十五名便水五名辰谿一十三名或係彼地道道府目擊各驛繁難暫爲調協以致黔民苦累至極今本道更定夫馬照舊歸還可甦黔民之苦矣至稱額馬二十四匹除倒斃外見今止存九匹自應責令購補以速傳命合無呈請憲臺俯賜批示下道以便移會辰沅道撥飭各驛各用各夫不許再爲扳累仍查該縣各倒馬空缺銀兩購買驢馬補足原額伺候應付可也詳上奉撫部院批黔夫撥協懷沅等四處未經驛道詳撥是奉何衙門所行仰移辰沅道速查飭正報該縣倒馬缺額卽行購買足額繳

張扶翼詳免順福灰夫案

黔陽縣爲民困已不可支州民違例指派灰夫播惡三里伏乞正州縣之分界禁例外之科求以蘇民困

以垂不朽事竊照州縣分域各別徭役以藉爲憑此國家之定例也本州修理城垣夫匠各屬皆然義何敢辭獨灰夫一事例所不載查本州窑戶會應養郭陳周等業耑燒灰官不用灰則享賣灰之利及城工用灰既領灰價又免城夫雖運灰有夫咫尺入船未爲苦累乃越州縣之分界自本縣順福一都三里與州爲隣之里遽悉加以灰夫之名希索銀錢以充谿欲戶戶泣訴到縣情實堪憐卑職欲具詳請命者久矣念城工方殷正官民拮据奉公之日何敢迺訴民情

乃灰惡會應養等仍復不悛既訟於州差拘未已又控本都憲奉批沅州查審目今正值早禾告登之時三里之民婦孺皇皇未知所措似此狠惡隣邑爲谿若不激切上請是以無例之誅求爲無窮之民害也且會應養等所引之例票乃前季時僞總兵僞都督之妄行不順理法不本成規此前季之弊政不得引之爲例者人戶以藉爲憑條律日星黔邑之民既不屬於州之灰籍白不應私幫州民會應養等之灰夫州縣各有分界順福一都三里既屬本縣版籍自不



應割協州民之灰差今幸城工告竣而會應養等之苛索無已伏乞本都憲准勅刑廉一併審究豁除非徭庶幾正州縣之分界各當各差免額外之誅求一蕪民命詳上部院周批辰刑廳查報續據署刑府潘將會應養等不合越界妄扯苦累三里情由審擬詳復奉部院批黔陽三里灰夫如議免仍飭正行繳又同時詳本州戴奉批既係縣民如詳豁銷繳三里之累乃以永除

張扶翼詳撥原神奇庄案

康熙四年內蒙守憲宋軫念辰屬兵燹之後郡縣凋殘爲流亾之未復也因以查詢招徠事宜一案備查到縣令將便民宜俗者各抒所見詳議以憑酌奪知縣張扶翼條議曰民所以招之不來亦有來有不盡來者其故有二請一一詳言之夫欲未歸之民有樂土之思必先使見在之民有安土重遷之意者也今見在之民有岌岌不安之勢尚敢望流離之民旦夕復業哉黔邑之民所以岌岌未安者其一則寄庄之爲害也黔陽坊里二十一圖荒殘之後里甲之大錢

糧之多原神爲最通里之累俱在寄庄寄庄者沅州之紳衿富民籍屬於州而所置買黔陽之田糧則附入原神各甲之中名爲寄庄類屬豪強大姓一應差徭倚恃隔屬本管莫可如何已爲贅瘤矣尤可異者乘前季之末混亂版籍將各甲在縣之糧提入州驛走遞夫馬錢糧版籍則在於縣夫馬苦差又歸於州並未奉有何行其中飛詭影射總難究詰以致一甲之民代爲賠累苦累至極戶戶思逃本縣欲代爲分豁則錢糧絲毫皆闕

國課夫馬時刻悉須郵傳若勒令代當則苦累無休何有紀極是原神一里之本管悉爲州民豪強之魚肉也大累不除見在之民以鄉井爲畏土尚敢望在外者之歸哉伏乞憲台毅然勒州查卑縣版籍額糧是何年月日奉何上明文撥入州驛叩懇照後開糧石盡數撥還本縣當差則原神一里賦稅當一縣之半此一里之民皆安心不逃則流亡之民必以鄉土爲樂國矣其一則請緩五年盡墾之嚴限也民聚則土闢土闢則民富民孰不欲富而力有未克責以五年

全墾勢必萬萬不能民既萬萬不能全墾嚴限已迫  
督責豈能稍寬見在之民苦於督責之嚴而流亡之  
民又以脫然無累爲苟且遷延之計矣伏乞憲台毅  
然轉請念辰屬之入版圖在各省各府之後則今日  
之責墾自應與腹裏府縣於順治元年卽入版圖者  
不同分別年限再示寬展則見在之民無督責之煩  
擾而流亡之民又必以鄉土爲樂國矣卑職念此二  
者至熟寬五年之嚴令休其民力杜豪強之影射正  
其版圖竊以爲招徠之事莫宜於此也康熙四年三

月初九日具詳守憲本月十四日奉批據詳已經彙  
轉矣其內有該縣寄庄之沅州紳衿豪民等混亂版  
籍撥入州驛殊干法紀該縣卽照原開有名人犯并  
干審里總拘候提審如有不服卽申沅州拘解可也  
毋得縱脫限五日內先報奉此知縣張扶翼曰興利  
莫如久去害莫如速蓋利惟久而民乃得有其利也  
去害速而害乃得去也今守憲之撥正版籍恐其距  
而脫也限以五日先報非其義與續蒙批本府理刑  
府梁審將在州之糧盡數撥歸本縣按糧應差示爲

定例仍將里民代賠銀兩照追分別徒杖申詳守憲  
轉詳督撫在案而版籍以正民累以除

黔陽縣志卷之十五

賦役四

張扶翼貴督部過沅後議

前議兵台李公批曰閱沅州詳內舊例凡遇滿漢大

差夫馬供應俱有協濟該縣何得謂從無舊例也且奉院批詳查酌議之語事關眉急勿得驟混速行酌議報

本州詳內舊例凡遇滿漢大差夫馬供應俱有協濟  
並未指名何項滿漢大差若一概而論沅州經由孔  
道何時無滿漢大差如一概責之屬縣則本州一州  
並設五驛所司又何事也且所謂例者安在也奉院

批詳查酌議者本都憲蓋亦心知無例可稽而又重拂沅州之請故不得不以委曲調劑斟酌可否之意屬之憲台耳不然則應批如議行繳矣但有例無例職亦姑不深辨職言其利害切已者而已查貴督部回京由陸路者十之一二耳用本驛夫馬自足支應由水路者十之八九陸路由沅水路由縣漿夫供應雖不必全用在地方官不得不一一備豫供其缺乏蓋止此官民之力若分應於沅州勢必缺畧於本縣臨時缺乏獲戾自不足言然屬邑不豫不脩憲台與

本部憲亦少光矣且聞督部體恤地方惟恐煩費分班迭運三日一起上自貴州下至鎮遠每起用夫不過二三百名大約用夫不過千名至鎮遠上船之後則更不用如許之夫矣督部行由陸路長馬既多應用人夫亦不過數百名耳何至如許矜張在本州唯恐備豫之不多不得不甚其辭其實所用無幾不煩多索也職身任兩衝之途然亦兩調赴州供應滇南凱旋大兵都統吳星公愛矣夫馬供應猶係職分管又一調赴沅州供應親藩世王矣一切夫馬供應則

係職端管俱未用有如許之多目今民力有限差役  
浩煩似此夫馬供應如許之多將出之民乎將不出  
之民乎督部舟由黔陽職將應之乎將不應之乎如  
必應之也則本縣亦一眉急之秋也伏乞軫念衝殘  
小邑民力無幾將所派人夫供應留爲本縣支應督  
部水程之供則是此一役也卽有往例可稽職尚得  
而爭之况實無督部過沅有屬邑協濟之前例具在  
乎

張扶翼滇南凱旋谷草人夫後議

康熙元年

軍需大事也于軍令大罪也然不視其邑之丁與糧  
之力均其多與寡之數而概責之州與縣大邑糧多  
民衆固無不集之虞若民少糧寡之邑其何以應之  
迫無以應而責以違誤之軍令是教之犯也案查去  
年將軍公愛入滇駐沅喂馬黔陽派買料谷八千石  
零草二十八萬零人夫器具以是爲準黔邑熟糧五  
百八十石零耳戶口寥寥視他邑最爲弱小爲數旣  
浮萬難猝應民旣逃匿不任其役以致前任印捕兩  
官或抽刀自斷或投河求死雖幸未隕生而借告無

從苦無皮骨可存此去年官民交做之大概也今值將軍東下相距僅一年耳軍需之繁多猶之昔日而黔邑之困做更甚於往時若不亟請變計是必無邑無民矣無邑無民雖有印捕而官何所用之查州縣丁糧有多寡之不同因而人地有大小強弱之互異一應軍需一照見在差糧爲差等則事屬均平而刻期可辨今蒙駁曰每谷一石價銀五錢每草一束價銀一分黔邑去沅不過百里搬運爲易何屢求減唯某亦曰不應求減也而再四詳請者何也黔邑每谷

一石價值二錢五分不用五錢也然山高路峻一夫肩運不過五斗往返四日費價二錢若草一束又不用銀一分也一夫之力僅任八束往返四日值又二錢若水運冬月水枯灘高船小載谷不過六石八石四夫之力往返八日費更不貲是黔民之苦不在價值之不敷而在力役之無夫也目今一應徵解錢糧俱照州縣見在丁糧支運軍需大事何獨不然如曰舊例已定不便更移夫全書由單非賦役之通例與權大小之數均多寡之平事屬大公義無獨累矣

公力爭再四議上當事遂不能奪乃改前案以州縣熟糧爲派買差等是役也黔陽減谷七千二百石零減草二十六萬四千零人夫器具以是爲準故四月之內兩應大師而民不擾

張扶翼御馬協濟議

縣屬於州不自今日始州經過御馬亦不自今日始從未有差過州派之屬縣者且黔邑斗大山城熟糧不過五百石零地接湖南雲貴江廣差使絡繹水陸俱衝每一大差至縣所費不貲百姓疲苦已極自爲之計誠不知死所矣與他屬邑稍居偏僻地有勞逸之殊糧有多寡之異似有不可同年語者况以荒

殘一小邑既屬於府又屬於州每遇軍需一至府有府之派協而州又有州之派協縣又有縣之正供一一取之民力不應則病在官一一應之則病又在民炊非巧婦自爲不暇何暇爲人且一月之內職事有派修理衙門有派安置什物有派供應御馬有派漸而行之勢必州有一差則縣有一派何敢以一人之身當衆怒之口而歛怨於百姓乎在當事目擊州差之繁不見黔邑之衝以爲以小協大分也以僻協衝理也夫一州六縣俱在當事照臨之中黔邑之在辰



屬熟糧至少夫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加以水陸俱衝官民交病若與他縣一例撥協則區區黔邑必無以自存矣且沅州之衝協以黔麻二屬沅陵辰溪不同衝乎誰爲之協者然則前項協銀萬不敢承者誠念地方各有其責衝繁各有其苦大小各有其分也張扶翼入滇家口過黔議

永順鎮入滇家口三千六百名用夫六千一百二十名原行由靖州至天柱達鎮遠天柱邑小而僻民少而聚雖有閭鎮家口經過又奉撥協會六天四則以

一邑之力又合一邑之力以供一鎮之家口似亦未爲大苦卽今永順鎮家口經由天柱而會六天四之已事俱在也天柱申詳乃欲令道出沅黔本縣彈丸沅會之間最爲弱小又復衝疲內無人民外無協濟家口旣多馬復千騎日用之糧料草束費旣不貲人夫六千一百餘名抑又役鬼無術卽使分班迭運一次亦用夫二千若必道出於黔勢必稽留軍行不獨衝殘之民命實有倒懸之困也如仍由天柱天柱用夫雖有六千之多而會同尚有二千六百餘名之協

兵民兩便計莫踰此

張扶翼西山運夫解官議

西山功在垂成夫已六運今七運之夫又當委官押  
 解軍前查縣屬各官俱在西山押運因而無官可委  
 某思凡所以委官押夫者慮其逃也黔邑之夫更迭  
 六運歷月彌年鋒鏑饑勞交迫其中並無一人私逃  
 亦可以知黔民之不負其上矣則本縣之夫似可不  
 須官押簽一的實解差押赴軍前交割縣屬在山督  
 運之官取具收管報查足矣

張扶翼分別水站議

黔邑水陸交衝民力困敝然陸站尚有額設夫馬雖  
 夫分馬缺見在請撤請補倘蒙迅賜撤補則驛困可  
 蘇矣唯是水路之衝更甚又無額設水驛城下灘河  
 一線下至辰溪道阻且長上至沅州道阻且躋案查  
 沅州有沅水驛黔陽而下辰溪而上有洪江水驛適  
 居辰黔之中設有水驛專官夫船等項自合職供水  
 遞愚以為宜遵舊例由沅州而下者沅水驛遞至洪  
 江驛洪江驛遞至辰溪驛由辰溪而上者辰溪遞至

洪江驛洪江驛遞至沅水驛庶站有專管往來差使不致稽程免黔陽之遞送明水站之專司則例屬舊

設事無更張誠為永便

向天章曰邑衝水陸民困莫支公委曲調劑陸站既已撤

補天馬水遞又以洪江驛為界民困遂藉起哀救弊豈不以人乎

劉俊詳長安營派辦兵米案

柳秉謙叙

為哭陳民隱援題改徵兵民共戴以甦民困事乾隆

十一年閏三月初七日奉署本府商思敬轉奉藩憲

長牌奉撫憲楊批據靖州貢生楊景億等呈稱乾隆

五年城綏逆苗叛亂剿洗之後設立火營蒙貴州督

憲張壽畫兵食議將城步會同靖州秋米拆支改徵

本色題准部覆於六年改徵運送支給在案迨七年

城步縣令杜不照黔督題款妄議負運不便遂將歲

需兵米叁千六百石改歸靖州買辦供運民苗累困

仍請照依原題令城步會同靖州通道等屬改徵本

色運供支給外尚少米叁百八十餘石請於附近產

米之黔陽縣按數改徵本色歲運供支上省國帑下

全邊郡等情上控撫憲轉行飭查黔陽額徵折色米

石可否改徵本色運供士民輸納是否稱便緣由下

縣隨據黔邑紳士危崑等以違例嫁賦官民受累額  
恩詳寢以杜紛更事具呈情稱靖州歷有秋米原待  
運支是其本分黔邑折徵由來已久是以黔督等畫  
兵糧止議將靖屬秋米運給題准部覆在案乃楊景  
億倏起私意違例派累至查黔道水陸至營六百餘  
里所運等費過乎正賦不便辦運等情經前縣劉俊  
查照運送陸路程途比靖更遠所需運脚更費國帑  
復查黔邑額徵折色自明至今百有餘年一旦改徵  
本色分派士民輸納實屬不便緣由至乾隆十一年

四月二十四日具文申詳本府商批允轉詳又據危  
崑等前情上控藩憲徐檄行本府董思恭轉行飭查  
下縣又經前縣劉俊仍將不便改徵緣由詳覆嗣於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奉司批本府轉詳既據  
查明黔邑折米改徵本色運長安營兵糧實屬未便  
仰即轉飭循照舊例遵行候檄行靖州知照繳

張天如詳永綏協派辦兵米案

柳秉謙叙

札行查議事乾隆十五年內奉府司轉奉撫憲開札  
查永綏協兵丁每年額支月米除坐支秋糧外尚需

米五千六百餘向於辰州府及永綏同知等倉谷內  
 碾米運供均赴常德等處購買還倉其需用價脚等  
 項除扣回各兵米折銀五千六百餘兩外每年約不  
 敷銀叁千兩查沅州府屬三縣均係產米之區新谷  
 登場市價不過五錢內外又係辰府之上若將辰州  
 等處碾辦永綏兵米改派沅州府屬順流辦運每年  
 約省公項銀一千數百兩等因由司行府轉行飭議  
 下縣經前縣張天如議查黔邑田畝窄狹產谷無多  
 若遇歉收價必昂貴所買谷價未便預定又查黔邑

水陸至辰州府轉運永綏高巖地方所需水脚等費  
 除神福外較之辰屬辦運每石共多船費等項銀八  
 分四厘種種籌算實難改辦請照仍循舊制碾辦緣  
 由具詳本府黃會同辰州府會議具詳藩憲周轉詳  
 撫憲楊奉批如詳飭遵轉行知照在案

按兵米之役  
 賴此一詳之

力嗣於乾隆五十二年奉文行准部咨經湖南巡撫  
 浦奏准永綏協歲需兵米向係沅陵縣動支倉谷碾  
 運今沅陵縣另有承辦鎮筵辰州協乾州營兵米  
 各數過多本地不敷採買將碾運永綏協兵米四千  
 九百餘石分派黔陽溆浦二縣分辦黔陽縣自五十  
 三年為始每年碾運兵米二千石動支常年倉谷四  
 千二百五十五石三斗一升九合二勺解赴永綏之  
 高岩倉交收支放以供兵糈秋成照依時價于本境

如數買補價銀同運脚一并赴  
司請領歸款遂定爲今例

### 張扶翼積儲議

積銀積谷一案上行甚嚴某敢不凜遵實以湖之南  
北自兵燹之後俱難足額今辰郡勉強如數誠恐自  
此而後遂爲定例萬一年有水旱之不等荒殘之地  
必至缺額蓋一事之例由不足而求至於額似易例  
已定而求減於例之內則難積貯名雖官也實則民  
也萬一足額之後有不肖有司借以行私是賑荒之  
利未及於民而脩賑之害已先及之也向使此例尚

存猶欲爭之况幸奉有小民有犯一概的決之

肯借此以責勵官常留餘百姓有司非甚不肖孰敢背之  
是不足額在一時而其利益乃在數十世而不止也  
明憲之前可以理爭婉賜詳達臬司萬無不允此亦  
隨事思便地方之一端也

### 張扶翼買運賑谷納沅議

谷以脩賑出自各台恩施竊謂沅黔皆赤子也沅瀘  
辰淑黔麻皆逼近水次皆應買脩谷石但不必悉貯  
沅倉凡邑皆其屬也分貯州縣倉厥取數取結以備

臨驗既無逆水轉運之煩又有就近支給之便竊謂莫便於此

附郵政

蠲賦

優老

存孤

一蠲賦

恩詔

康熙三十八年免湖南三十九年地丁雜稅等項錢糧。四十五年免湖南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米。五十年免湖南五十一年應徵地丁錢糧並豁免歷年舊欠。雍正八年免湖南辛亥年額徵錢糧

四十萬兩。十三年免沅州地丁錢糧。乾隆元年四月初四復將應徵耗羨一体豁除。七月初三再免沅州本年應徵額賦及耗羨銀兩。十年免湖南地丁額銀

一優老

恩詔

康熙四十二年賞卹老民有差。五十二年賞卹老民有差。雍正元年賞卹老婦有差。雍正十三年今上登極賞卹老民老婦有差又

諭部查議清白良民年八十以上照例給八品頂帶榮身  
○乾隆十五年賞卹老婦有差。十七年賞卹老民  
有差

一存孤例設

育嬰堂雍正十三年知縣王光電捐建城北門內乾  
隆十二年移建西門外附郭蓋即因舊司訓署爲之  
因建學宮將堂基  
改奏學址遂移十八年知縣柳秉謙倡捐收銀五  
百零置田三十畝屬董事經營生息以備乳哺經費  
三十年知縣范清瀨變賣積租復置唐仁廷小河大

團田壹十四畝六分每年租谷二十四石七斗五升

柳令所置田於乾隆三十五年朱  
廷採任內撥入義學詳見學校

姚文起戒  
溺男女說余承乏黔邑有年矣竊怪盜葬強割之習

皆出情理之外而溺男溺女尤令人髮指始猶以爲  
偶然乃今而知其常有也因心惻而爲之說夫大地  
有好生之德祖宗有裕後之澤溺之是自絕於天地  
祖宗也孰不屬毛孰不離裏溺之是自戕其骨肉也  
初見父母呱呱而泣會何罪過而遽置之死及聞犬  
豕孕育則趨而視若恐傷之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從來禮嚴尊卑而無故而致死卑幼則律所不赦況天道好還冥譎必重耶雖曰自生之自殺之然當其下手之時母義已絕其如此冤冤相報何也且以其多也而溺之則未溺者亦幸耳一旦怒其不肖將有悔不殺之之意而其男女亦自幸免死而幾忘劬勞之可哀吾恐乖氣致異不但彭雍之難必已也或曰生女不如生男好則何以溺男者亦有之也况門楣可以增光緩急亦能有益誰謂生女便惡哉或曰傷哉貧也縱苟免凍餓其如婚嫁之不備何不知養可

隨分隨緣禮亦可增可減有何法令迫脅而必殺子以逃耶且一嬰兒之不能育其無生趣可知盍亦速死以圖瞑日之快而猶覩顏人世也或曰舍之亦可全其生但恐他人不能善視徒縈我懷嗚呼卽此一念其息罔極而乃變爲寇讎哉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昔吾鄉有人見孩提天亾多不掩埋爲之慘淒泣下謂古人猶埋犬馬以帷蓋何今人薄惡至此然則溺男女者亦可以惕然省矣要之婦人狠毒罪應坐於本夫而士君子讀書明理之人烏得辭其責吾尤

有望於作砥柱以廻狂瀾者

按本邑溺男女之習由來已久明萬歷三十七年知縣王體道下令富家產女存活至二人者給扁獎之貧家產子存活至二人者贍以銀米酌定聘禮粧奩分三等稱其家聘禮最厚者無過十六金其次無過十金再次無過六金粧奩最盛者衣無過四襲笄珥之直無過六金其次衣無過二襲笄珥之直無過四金再次則衣一襲簪釧二事而已極貧者令男家自備勒石著爲令歲久敝俗復興

國朝康熙初知縣張扶翼申其禁尤治溺女者令坊

里戶首隣人互相舉察如有實貧不能存活子女者列名實報縣給以銀米衣布資其育養全活多者戶隣受賞違者並坐然終未能盡革總緣邑中嫁娶以侈靡相尚富家因惜財而忍殺其女若貧家溺子間亦迫於不得已但以衣食故而忍自戕其所生亦不仁甚矣嗟嗟天地大德曰生國法殺人者死何至以父子恩緣變作寇讎冤孽而育嬰之政保赤之仁長民者亦尚加之意也哉

養濟院在城東門外定額孤貧八名日給以口糧見

全書  
內

黔陽縣志卷之十六

公署

國家設官分職將期大小臣工共襄治理而有閑其門  
有潭其府但以是為優游坐嘯地耶邑中公署創修  
已久而時至事越宮室更新居者行者於今乃大稱  
便將來宦斯土者或彈琴入室或射鴨升堂其門如  
帚其心如木而且隨車甘雨能使棠陰憩舍在在動  
人謳思則所謂上不負  
君而下不負民者耳志公署

知縣署在南門內宋熙寧中建寶慶元年知縣饒敏學始易茨以瓦崇其門宇凡廩庫獄舍燕息之地亦稍治焉厥後屢修屢圯至明洪武初知縣郭原仍舊址重建後燬於寇景泰元年更建年久隕落成化六年知縣張銘繕葺然規模粗具而已二十年知縣陳鋼復區畫爲堂三楹左側爲贊政廳右側爲架閣庫堂下東西翼以六房其東之前爲土地祠再前爲常平倉西爲獄由堂而南爲儀門儀門之南爲鼓樓逮後屢罹兵燹堂廡僅有存者鼓樓亦漸就傾墜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張扶翼撤而更新之稍易其向堂後立軒數楹顏曰退思西側建廳事顏曰望山後更構堂曰敷政寅賓館曹椽廡相繼營置如故四十八年知縣周溥以儀門摧朽重修之五十六年知縣武宏登捐俸修正堂幕廳門樓廊房諸所規制恢擴煥然新整雍正六年知縣王光電於大堂前構西廊儀門內甬道建戒石碑亭儀門外添建外禁又於內署脩建社王祠大堂懸毋自欺匾額川堂懸琴堂額厥後相沿增飾

宋翁永年重修縣治記 縣吏之長曰令令長之治曰寺所以宣

德意宇吾民初無大小遐邇之間也黔陽秦黔中郡唐天寶初更名黔江五季叛亂不入版圖國朝熙寧間五溪蠻平復置隸沅州官寺草創規模隘陋爲令者視爲荒僻之邦類不屑意然山川之傑特土壤之沃美物植之滋茂率頡頏湖左諸邑况風俗樸靜人士秀發陶染王化垂百五十餘年是亦中州清淑之氣所旁薄者寶慶元年春昭武饒侯敏學來以學爲政因俗行化民旣安之環睨治所廳宇墮落棖楹廳

敗左支右撐達於門廡乃喟然曰地雖褊百里號令之所從出誠若是過者生慢於勢詘矣其何以見吏民耶居數月歲豐人和公家事簡窅見利病鳩工庀材成謀自我或仍其舊或撤而新鼓樓峻整門閤深嚴脩廊繩直易茨以瓦有庫有廩吏舍獄戶各有其所高明爽塏一旦改觀闢東西爲兩燕室榜以雙絕絃歌侯復念惟社有壇壝學有宮室風化所關邑之先務社委郊闕之外無尺椽蔽風雨卽邑治東置壇設主仍作齋廳以奉祀事學雖屹立祠廟僅存自講

堂齋廡至糯星悉力經營以勵士氣蓋侯平易近民  
 是役之興用其餘力毫髮無擾竹木材石無不樂與  
 官為市者乃鳩餘材剏寶山書院為士大夫往來憩  
 息之所復立盍簪澄練兩亭為迎送之地至於境內  
 郵傳祠宇悉更新之街衢亦甃以石縣圃榛翳已久  
 鉏薙而疏理之菱製有亭通村有徑松莊有廬卉木  
 之嘉泉石之勝胸中邱壑隨所高下而區以別松莊  
 之後又建社倉規畫備具大抵不專為遊觀設也閱  
 明年冬潰成暇日與賓寮登覽其上顧而謂之費不

侈力不勞而功緒汔濟者固非強人以所不欲而遂  
 我之所必欲也是豈膠輻簿書期會者可與同日而  
 語耶紹定改元夏五月記

國朝張扶翼  
鼓樓記畧

邑治舊有鼓樓創自宏治年間規模宏

壯巍然為一邑觀感夙頽舊制堂向子午門兼癸  
 丁審曲面勢向背殊宜予蒞治之初即欲撤而更新  
 之顧其年三應

王師供億浩煩又邑衝水陸官民俱疲何暇及此今年  
 秋田禾告登民氣漸甦迺聚里民而謀之咸曰新之

便因命匠鳩工出余俸以購物材經營規度審正方  
面赤寶爲屏江流如帶重門洞開如見我心矣是役  
也經始於癸卯秋九月之朔落成於乙巳之仲冬凡  
三年而後畢役

張扶翼修  
後衙記畧

邑自順治戊戌再入版圖計前此十餘年

來官者或以歲易或以月易以時之多難不遑坐署  
視事堂以前闕如也無間後庭十五年五月茹公道  
通始營居之終二年而去張公天培繼來逾年亦去  
蓋興復之初規模草創政務既有所未遑而兩公且

相繼去遑恤其後宜其一椽不蔽燕息無所也康熙

元年壬寅二月余來承乏因兩公之舊者六稔丁未

春悉令家人東歸余獨居署中治事之餘周視棟宇

顧皆朽頽不支恐不足以待來者幸值時和民無繁

後慮材屬工費亦未甚乃悉出余俸改後廳爲敷政

堂規其前爲挹廳延其後爲川堂撤其熱室拓爲後

堂因舊址作寢室而東室而西樓次第以新舊壁用

竹編今悉易以甃石又增其垣之卑者補其缺者不

斷不采以任吾素自堂以後先後建置凡六區三十

棟閱一期三十有六旬而工竣夫余居是署凡六年矣思夫前此者之勞何以居而不暇多難故也又思余六年之勞何以居而不安寇亂初平瘡痍未復故也然則自今以後其獲安居於是也伊誰之功食大平之澤者無忘廓清之力而可矣安退食之逸者無忘寬大之政而可矣詩有之職思其居良士瞿瞿意在斯乎康熙六年丁未八月日記

教諭署在明倫堂後

訓導署在考棚右

典史署在縣治東偏

張扶翼新脩典衙記

典佐令以治一邑而盜賊與禁獄尤所尚

屬黔邑事簡民淳獄無罪人牛羊布野戶不夜扃故

典衙一官近為閒署竟日分理無一事則又為冷署

康熙元年冬浙勤王君中煌字赤之來典黔捕其時

地方初復滇南

王師更迭上下歲有其後又西山未平經年入險轉運

糧餉王君又故少年不習辛苦兩年以來櫛沐風雨

勤勞備至嗣是滇師凱旋西山亦平民安於野官復



於署乃無復有馳驅執掌之事矣顧自兵燹以來典署鞠爲蒿萊無一木隻瓦之遺王君乃捐薪俸先構正廳三間次作後室次則內外書房及門垣厨舍不勞民力次第具舉嗟乎可謂勤矣工竣請記於余以書之石余不敏爲叙其先後之所以勞逸者如此與工作之所以緩急者如彼而未已也稽昔唐王公昌齡之尉龍標也爲治以寬政善民安迄今祀在名宦明永樂間傳君禮勤政恤民以求賢特詔由典捕拜監察御史又王簿古初清慎有爲亦祀在名宦凡此

皆官黔者也亦皆卑官也載在黔志名與天壤俱且邑之名宦六人而典簿居其二然則官亦以人以政傳耳豈以卑自隘哉今

朝廷倣古用人不循資格唯才是器此正王君奮發濯磨以自振拔之日也茲邑無獄與盜不足以辱君王君勉乎哉

安江巡檢司署在縣東九十里安江鎮

駐防把總署原建縣治左康熙五十八年知縣武宏登因地勢褊窄改建北門內據龍標山最高處歷歲

既久而墻宇摧頽斜屋兩間不蔽風雨迄乾隆五十一年知縣姚文起同駐防把總曹永泰捐貲建外廳一所內廳一所左立官廳後豎住宅并設火藥軍裝庫於右新其門廡繚以磚牆遂森然有守府之觀

姚文起新修駐防記

聖天子御宇百餘年薄海內外莫不臣服神武不殺文治光華固無事操戈抱戟之守矣然而

國家太平不弛武備至日閉閑古之制也黔設四哨而駐防在城尤關緊要第營房踞龍標山頂位置雖高

而歲久屋壞不蔽風雨其外廳且岌岌欲倒其內室破壁砌以殘磚匪惟體統不肅而火藥兵器皆致慢藏蓋相沿非一日矣修葺之役武弁力有不能縣宰亦鞭長不及士民更無過而問者甚非

國家整肅武備之意也起履任三載見防守曹公訓練兵丁於頽院之傍深抱不安於是捐廉修理而曹公亦出已俸以應有不足乃勸助於紳士相其地勢庀材鳩工豎官廳二進旁爲住宅二進大門三間左爲火藥兵器之局右爲兵丁住宿之所側爲馬廐四圍

繚以磚牆而案外諸山露頂環列如旗鼓侍衛者然則森然一雄鎮矣以此昭

盛時營守之嚴正詩所云弓矢戎兵用戒戎作之意也予故樂觀其成而為之記

分防把總署一在熟坪一在銅灣

考棚在駐防署前邑舊無考棚每屆縣試即於縣署內草置蓆棚各童生自携桌櫬列坐棚內及大堂簷前兩旁各房廊下每遇風雨擁擠慌張邑人士外苦之乾隆四十四五年知縣葉夢麟闔邑紳士買北

門廖姓屋基地創建考棚中官廳左右號舍前頭門二門高其垣墉垣外留曲巷以備巡警考試稱便緣材木非良不數年傾頽者半歲七酉知縣姚文起率紳士修復規模完善氣象更新

姚文起重  
修考棚序寶興之典

朝廷所重而小試亦進身之階不可不加之意也邑舊無考棚試期則擁擠於縣堂上下及六房外內每遇風雨甚苦紛囂歲在庚子前令葉夢麟集闔邑紳士捐資建考棚買廖姓宅基於龍標山右門廡堂舍備

具考試便焉然一時工作草率木石非良已酉夏中  
廳突倒片料不存繼而左棚亦塌其半右棚更頽然  
不支四周圍牆皆破裂欲圯予念試期伊邇而考棚  
若此邑人士之苦實邑宰之憂又慮邑中工築頗興  
恐不能兼及乃謀之士民而皆慨然樂捐絕無退阻  
之意於是更託

文廟首事謝仁宏危成安諸位經理之材木取其巨磚  
瓦尙其堅先建大堂左右護以牆後爲內堂接以過  
廳左爲東文場右爲西文場前爲二門外爲頭門高

其閉闕鋪石爲甬道前後左右之牆悉高過於舊體  
制甚爲整肅而實實枚枚要諸可久自是以後庶幾  
風簷寸晷諸童得從容構思而不苦於進身之始通  
邑之美舉實予心之所快也故叙而志之

大公館原在龍標山左僧會司右正佛殿本爲普明  
寺之觀音堂初時假寓後乃定規乾隆五十四年僧  
會識盡以古刹故地分裂非宜謀復觀音堂舊制特  
出金買北門馬姓黃姓基地移建公所行旌便焉

向達禮新修  
公館碑記

郡邑之有公館所以便行旌而安皇華

之使也黔雖僻邑實當沅靖孔道道憲則每歲一過  
學憲則三歲兩過提鎮閱武制撫巡邊亦所時有而  
公館闕如遇按臨時不免倉皇拮据乾隆癸酉陳撫  
憲臨黔乃假普明寺之觀音堂以居後殿移去佛像  
爲上房中殿爲二堂左右爲廚房幕所相沿日久遂  
忘其始蓋自柳令至今幾四十年矣但大佛殿在館  
之右而觀音堂又移於左僧衆之緇貝葉而禮香積  
者爲行臺所隔是數百年古刹分裂於一旦殊非僧  
俗異宜之道也中州姚公自壬寅蒞任以來一切壇

廟公廨次第修舉凡有關於邑之利病者靡不留意  
己酉春僧會識盡因備述觀音堂始末而欲別建公  
館以復其舊公曰是吾心也聞近城古寺有觀音首  
像爲數百年物吾將迎於此而粧塑之但無可爲公  
館之地而

文廟及考棚現在修理黔人雖慕義好善勢不能及此  
奈何僧曰倘借明公之力許還吾分內佛寺遑敢惜  
勞惜費公鑒其誠而先之識盡於是買北門黃馬二  
姓宅基創立公館背依防守之署傍城西向高其開

閎厚其垣牆爲大廳爲寢室爲左右兩廂爲廚房布置精嚴經營盡善而公復加以修飾烏草翬飛彌覺壯麗蓋至是而觀音堂乃復其舊矣公旣嘉其規模之善可垂久遠而又喜其鍊事多能有功佛寺請予志諸貞珉以傳之予謂茲役也兼鼎新復故之全得敬神事人之正合邑歎服而公與僧皆不自以爲功可不謂盛事與若夫培植而保固之又不得不有望於後之君子矣乾隆己酉季冬月記

小公館在社王廟側故危姓民房也前後門堂左右廂个其旁隙地可以花其前餘地可以容輿馬乾隆四十二年知縣葉夢麟捐俸購買以爲公所而來往行旌駐此亦籍以無憂客使焉

演武廳出城東半里舊爲簡閱之所兵火毀廢康熙間知縣武宏登重修雍正十年天大風雨並照牆皆倒壞知縣王光電繼葺之顏其堂曰敦詩說禮其內則關帝廟也

附廢蹟

布政分司在縣治東後廢

按察分司在縣治東後廢

芟製亭在縣圃宋寶慶間知縣饒敏學建久廢

松莊在縣圃皆饒敏學建久廢

面山草堂在縣治後知縣陳鏞建後廢

此書今月有...

...

...

...



